

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

第二十四期

《承言》目錄

每月十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五）.....	2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(2) 道相.....	5

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五）

許志毅

上文提及，多年前，本人與該位學生結識，目睹其從懵懂無知之狀態，逐步堅定追隨霍師學習；見其對自身要求嚴謹、真誠改過、勇於實行且善於自省。今再度與其深談，觀其蛻變與長足進步，本人深切體悟霍師教法之深奧不凡。一句「工作與讀書是不同層次的，是沒有矛盾的」，其中蘊藏無盡智慧，唯學者善於研習、善於反省領悟，方能窺得箇中真諦。

上文所提及之該位學生，我們便以化名「方毅」稱之。《喜耀禪話》中有一則與其相關之個案，篇名為〈理想從哪裡生出〉（後收錄於《霍韜晦開示生命教育實錄教師篇 I 記得自己是教師》一書中，可供大眾參閱）。

本期，我們即透過方毅多年以來，針對霍師「讀書與工作並非在同一個層次，兩者並無矛盾」一語之反省歷程，進行梳理總結，從中窺見霍師之教化，以及學生參學反省之重要性。事緣方毅有心追隨霍師修學，然報名參與課程之時，內心頗有壓力。其時方毅任職某大型機構中層管理，深得上級賞識，於職務上盡心盡力、兢兢業業。平日工作須耗費大量時間與精神處置各項事務，已然覺得心力交瘁，下班以後，還有諸多事務要處理，故而面對讀書修學之際，常感時間與精神備受拉扯；惟其不願錯失難得的學習機會，遂鼓起勇氣向霍師請益。方毅原本以為霍師會詳細為其開導指引，未料霍師僅簡言一句：「讀書與工作並非在同一個層次，兩者並無矛盾！」孰知此語內涵深遠，令其潛心參究數載，方得些許領悟，生命亦隨之有所成長。早前，其更趁霍師逝世紀念之日，親往祭拜，稟報自身修學領悟。

「讀書與工作並非在同一個層次，兩者並無矛盾」一語，方毅當時聞之茫然、一無所知。惟其為人篤實，遂謹記霍師教言，嘗試點滴體會箇中義理（註一：此為學習成長之重要歷程——從正面領受義理與真知，長養個人志氣與見識）。研修過程中，其回溯霍師昔日諸多教誨，諸如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是成長自己的生命」「欲成長自身生命，則必先讀書，研習心性修養之典籍」「生命有所成長後，思維能力將隨之提升，為人處世，即須依仗思維能力」等義理。其反覆思索、深度自省，漸次明白霍師此語之深意，乃是教導其於思維層面，先明辨讀書與工作之層次差異：讀書是成長生命之層次，為本；工作是處置人事之層次，為末。欲妥善處理外在事務之末，必先充實內在修養之本。由此，其對義理層面，開始建立正面且通透之認知。隨後其進一步反躬自省：「自身何以將讀書與工作視為同一層次，將二者平面化、對立化？」其察覺，除了義理認知不足之外，更源於自身修養不足與能力之局限。其深刻反省如下：

- 一、 自身面對職場事務之時，存有與能力與認知之不足；
- 二、 當察覺自身不足、做事力不從心之際，卻未立心整改、主動突破，此為第一重成長之障礙——不知修養、不知反求諸己，只懂向外迎合現實處事之要求；

- 三、 及至嘗試正視自身不足，方知自身處於職場人事之中，實有很大的個人局限：畏懼下屬之情緒反應，欠缺直面下屬問題之勇氣。身為部門負責人，為求息事寧人，每當下屬心生不滿、情緒起伏之時，便主動免除其相關職務，親自補位承擔。長此以往，自身常年奔波於諸多本該由下屬負責之事務，終日忙碌、耗神費時。今日方毅方才醒悟，一切忙碌與精神耗損，皆源於自身之局限。
- 四、 自身長期沉淪於瑣碎的操作性事務，卻忘卻身為領導者之核心本分：建構團隊體系、提升下屬素養、引導下屬成長、化解團隊矛盾等。是以其始終停滯於「解決眼前問題」之被動狀態，無法邁入「提升團隊與自我素質」之成長階段，致使職務與事業皆難以突破發展。（註二：於正面通曉義理之後，更須從反面覺察自身障礙，看清自身無法依理踐行之根本原因。）

透過上述層層自省，方毅進一步發現，自身思維存有根深蒂固之慣性模式：「下屬遇有問題，我便補位解決即可」。此思維幾乎化為本能反應，究其根本，內心乃是畏懼、逃避真實問題——懼怕面對下屬之情緒，亦不知如何妥善處理人事矛盾。久之，便依賴「主動補位」之慣性模式消解表面問題，實則是逃避直面個人與團隊的核心矛盾。日積月累，此種補位思維固化為執著，積習難改。由此可見，方毅當時生命成長之障礙，根源即在於直面困境之勇氣不足（註三：生命存有局限障礙，務必尋根究底，方能徹底破除執障）。

方毅復憶霍師常訓：「一切問題，皆是自己的問題！」由此逐漸深悟其理。此語淺白而深刻：自身修養與能力之局限，即為所遇一切困境之根源。然人須坦然接納自我，明白個人之障礙與問題，僅能而且必須依靠自身直面突破，不可推卸予親友、家庭、社會、命運，亦不可寄望於外力庇佑。簡言之，直面自身局限，即須懷抱破釜沉舟、背水一戰之決心，生起無畏之心，立志改過遷善，由此生起勇往直前之內在力量（註四：人生成長之始，在於真誠直面自身障礙；立定志向尤為關鍵，有志則心有力量、行有方向）。

職是之故，方毅開始主動調整自身慣性思維模式。此一改變，並非侷限於外在行為，而是直指內在思想與思維模式之突破，難度極高。勇於直面問題，僅是提供改變之動力，令其心無退縮；至於徹底扭轉固化思維，則須依托價值判斷與正向抉擇、懂得依理而行。此時，讀書明理即顯得至為重要，唯有堅持正道、深研義理，令道理潤澤心靈、引導思維，輔以時時自我覺察，方得真正突破。方毅坦言，此段歷程極為艱辛，除了多年積習難改，自身亦始終畏懼直面下屬情緒與人事矛盾。惟隨霍師修學日久，其逐漸明瞭領袖之素養與本分，不在瑣碎操作事務（領袖雖可參與基層事務，然核心本分不在此，須明辨層次本末）。領袖之首要職責，在於為下屬指引方向、直面化解團隊困境、凝聚同仁理想與精神、堅持正道引領團隊。而這些素養，恰是其過往最為欠缺之處。其後，方毅時時省察自身定位、所屬部門於公司整體之定位，深刻體悟公司之發展理念與期許。隨後拿出勇氣，逐一與下屬懇談，一方面關懷同仁生活與工作近況，傾聽

其心聲；一方面分享自身理想與初心，感念公司栽培、立志為團隊與公司奉獻，勸勉全體同仁放下個人偏私、以公司整體利益為重。透過真誠溝通與真心感召，帶動下屬正向成長、主動學習（註五：生命成長之道，即在於依理思維、依道踐行；當身心有所感悟，義理便會入於生命，成為個人思想之根基）。

方毅持續依理踐行，內心逐步生起篤定力量，重燃初心與希望，生命重拾朝氣（註六：人以義理為行事準則，即能覺察內心真實追求，體悟內心對正道與真理之嚮往，由此深化對義理世界之體會）。歷經此番鍛煉，其內心愈發清明，自省覺察能力大幅提升，時時觀照自身起心動念：心念是否被固有局限束縛？是否仍執著於舊有思維模式？久之漸悟，一切修行障礙皆非本性自有，而是源於自身不覺之一念執著與放不下，終令自己困於固化思維之中。然本心澄澈自在，全然可破執放下、不為煩障所擾（註七：對義理之體悟、對生命局限之反省，皆可層層深入、無有止境）。是以每當察覺自身因舊有障礙而失誤偏頗之時，內心便生起慚愧之心。此慚愧並非消極負面，而是內心向善、求進之力量覺醒，督促自身不再重蹈覆轍、持續精進（註八：觀照自身局限、錯判、偏思與過失，由內心自省愧疚中生起堅定決心，築定志向、提振勇氣，積極實踐正道）。

方毅坦言，數年以來，其便是循此「學習、行動、實踐、反省、感悟、體會」之循環歷程，反覆精進、層層突破（註九：唯有如此，生命方能實現真正成長，不斷提升、更上層樓）。

本人詢問方毅：「可否簡要總結跟隨霍師修學之心得？」其沉思片刻，答道：「本人由衷感謝霍師，此番修學歷程，令我內心無比充實、生命有所依歸！」在此祝願方毅生命持續精進、日新又新，於自身生命得以成長之外，更能貢獻社會；亦以此告慰霍師在天之靈：世間縱有紛擾，只要正道思想綿延不絕，便會有人願意立志學習、鍛煉成長、承擔使命，世界總是會好起來的！（全文完）
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(2) 道相

陳健恩

老子言道的**第一義**，就是本身的道，我們稱之為“**道體**”。

所謂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”，意思是我們不能用科學方法去了解它，因為它是甚麼？稱甚麼？也不知道。人們亦不願只作為一種假設或信仰，沒有任何方法去證實。唯一的可能，或只可以肯定的，就是老子直覺地感知了這個“道體”的存在。

但是，我們一般人都不能天生自然地有這種直覺。要有老子的心境與人格，才能有這種直覺能力。亦可以說，我們要有老子的心境與人格，才會生出這種直覺，感知這個道的真實存在。因此，道的**第二義**：“**修道者的心境與人格狀態**”。

要達到這種狀態，離不開學習鍛煉。此為道的**第三義**：“**修道者的修養工夫**”。

接下來論述道的**第四義**——“**道相**”。

道相

“**相**”，一般指可見的樣態。譬如杯子，杯是它的名字。但如何去描述這隻杯？便可從它的形狀、顏色、質料、大小、重量、位置等，去描述它，這就是杯之相。

但是，杯中“空心部份”，有盛水功能，亦促使它成為一隻杯。

正因為它那麼關鍵，那麼杯之相，是否亦應包含這個“空心部份”呢？

這個“空心部份”，雖不可見，但正顯示出杯的作用，展現了杯的意義。

世間有形之物，是一種真實，都是可見的，屬有形之相。至於此物如何產生作用，通常可分開來再說。

但是，世間有另一種存在，它都是真實，雖然看不見，但這就是它的相，因為它也是真實，亦會發揮它的作用，如杯的“空心部份”能盛水。這種無形的相，常與作用連著一起說，一起去了解，所謂“即相即用”。

老子所說的道，正是此類無形之相，就如杯的“空心部份”，也就是道相。那麼，它的作用是甚麼呢？它是道之相，道為萬物之本，道所表現出來的相，雖然看不見，但就是因為看不見，更不會阻礙萬物的存在，它的核心作用，就是：**化生萬物**。

說道相，能化生萬物，我們不如簡單說，道化生萬物。就像說杯的“空心部份”能盛水一樣，我們不如簡單說，杯能盛水一樣。稱之為道或杯，就足以代表了它們自己，亦包含了它的作用，更包含了它表現出來的“**相**”。

由此，可看到一種思維格局：

1. 道體，簡稱“體”，對應杯子本身。
2. 道相，簡稱“相”，對應杯的“空心部份”
3. 道用，簡稱“用”，對應“空心部份”的盛水作用。

體、相、用三者，可分開來定義，不可分開去理解。

就如一個人，有形的體貌與無形氣質，都是相，與他行事作風，彼此相依。

老子觀天地，看到天地的形態氣質，也看到天地所能造就的作用。

天地這個相，當然看不到，如杯的“空心部份”，所以老子說其相為“視之不見、聽之不聞、搏之不得”，又以“有物混成”“無”“玄”“妙”以形容此相的形態與作用。

“無”，不等於空無

無，有兩個意思。

一、指虛空，就是沒有，也沒所謂作用。好比沒有杯子，何來盛水？

二、指雖然不能看見，但它會產生作用，如杯的中空部份。

既然，道相不可見，老子如何知道它是後者？

這要先講**虛空**的道理。

舉一例子，我們回到家，不會莫名驚訝：為何少了一輛汽車？因為，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在家中不會停放汽車。但如果發現電視遙控器不見了，我們會察覺“遙控器消失”，可見虛空的前提，是遙控器原本真實存在。

虛空，就是先有而後無。曾經看過遙控器的存在，現在看不到，它存在的形相，今日就好像變成虛空。空氣不是虛空，空間不是虛空，不是老子的意思。真正對虛空的感覺，就好像這個消失了的遙控器，產生一種失落感。但虛空之前，首先是有。

所以，我們先確認了這個世界，是真實的有，要依此推論，才知世界消失了，便是無，便是虛空。那麼，老子所說的道相，會是這一類虛空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道家這個道體，看不見的道相，首先是從看不到的“無”，然後成就今日見到世界的有，真實存在。所以，是從看似“無”的狀態，而生成天下萬物之有。

現今天下萬物，都是真實見到的，那麼化生今日世界的道體，所表現的道相，所展現的道的作用，又怎會是虛空呢？它們依然是真實存在，真實有，只是我們看不見罷！看不見，從邏輯上絕不等同於不存在。就等如我看不見地球背後有一朵花，不能因此斷定這朵花必然不存在一樣。

那麼，為何道相必需用“無”的方式存在呢？

道相，為何必然是“無”

老子邏輯的力量，非常利害。

假設有一物 A，生出另一物 B。

倘若 A 與 B 全然一致，這並不叫作「生」，只叫作複製；

倘若只求外觀樣貌相近，也不是「生」，只叫作仿製。

無論複製或仿製，都是 A 做模板，先有參照對象，然後模擬出來，目標是求同，即希望 A 等於 B。這些不是真正的“生”，最多只是“翻版”。

生的本質，就不是求同，它必需求異。從古到今，沒有兩個人完全一樣，歷史事件亦永不簡單重覆。

或許自然物會受物理化學的物質條件（如 DNA）所規限，但從根本上，或本質上，A 與 B 是傾向於完全不同的，而最終萬物各異。

說到這裡，世界萬物各不同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我們都可看得見，或者可用儀器檢測得到。

既然一切萬物，都能見，都可檢測得到。一切萬物，都屬於“有”。

老子就得出結論：“道”作為 A，生出一切萬物“有”的 B。

A 生 B。即然 B 是“有”，A 就必然是“無”。所以，**道必無相**。